



格廷根大学





G1649.1-51
1.2



〔联邦德国〕

格廷根大学

戴问天 编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格 廷 根 大 学

戴 问 天 编 著

责任编辑：曹先捷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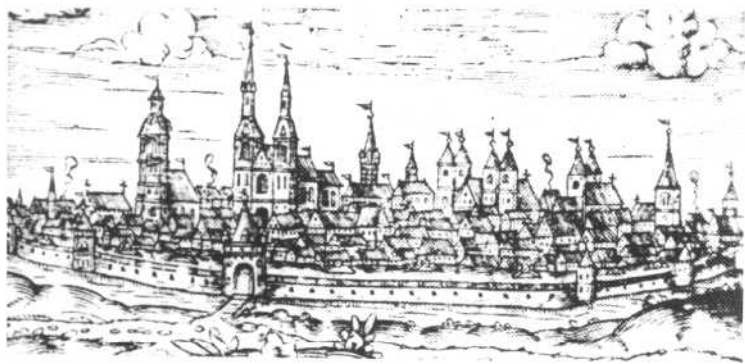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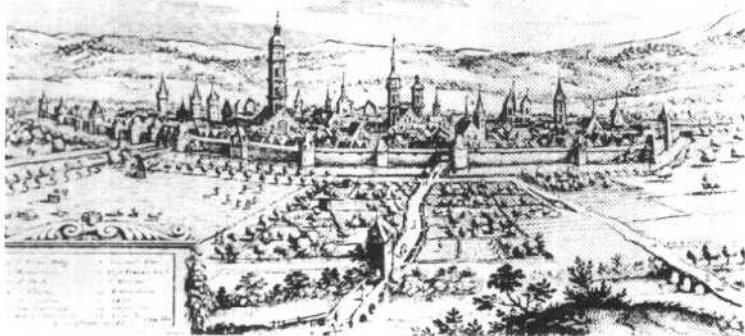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9,000 印张：5.75 印数：1—2,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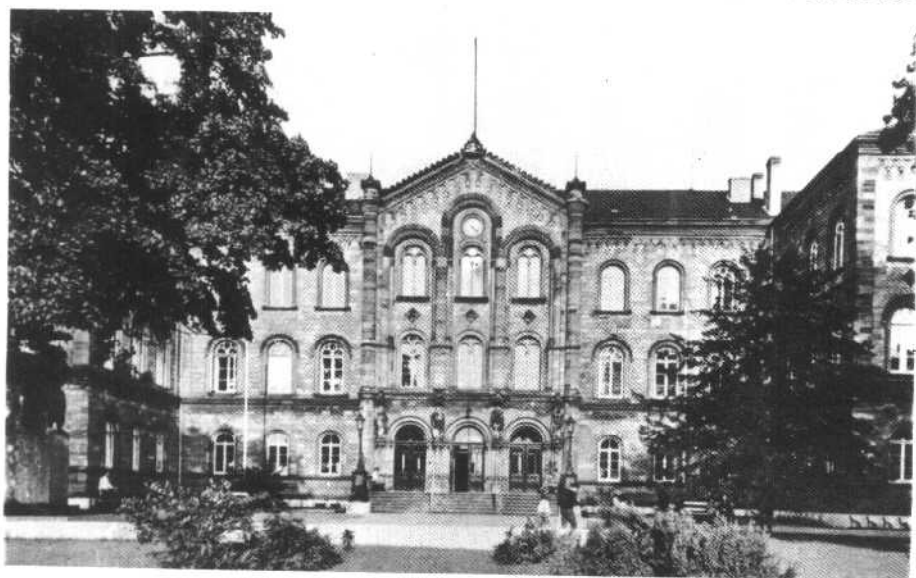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7284·741 定价：1.55元



1586年
的格廷根



1610年
从莱纳河西
看格廷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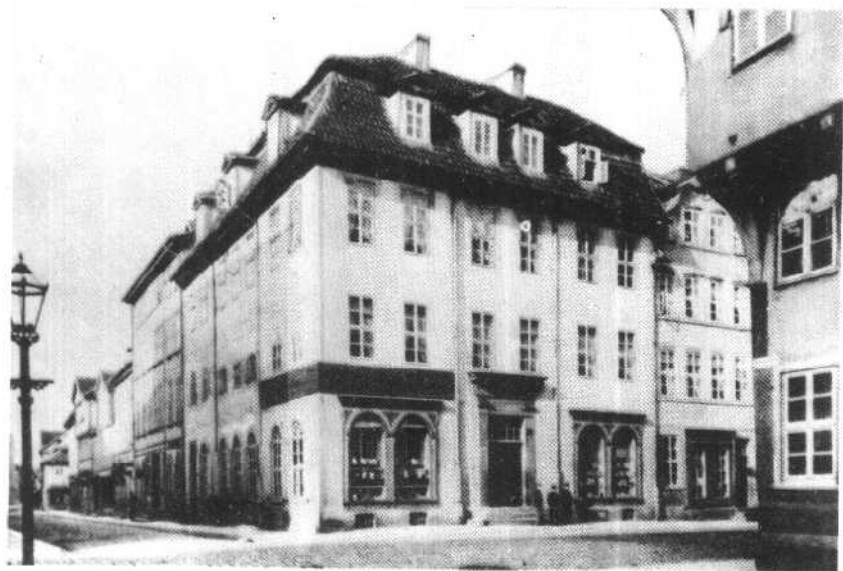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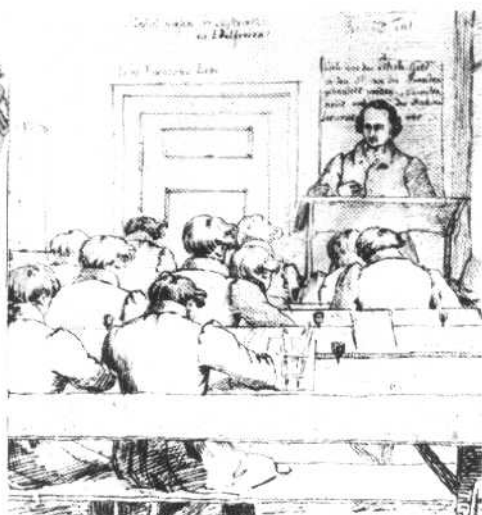


1862—
1865年建筑
的格廷根大
学教室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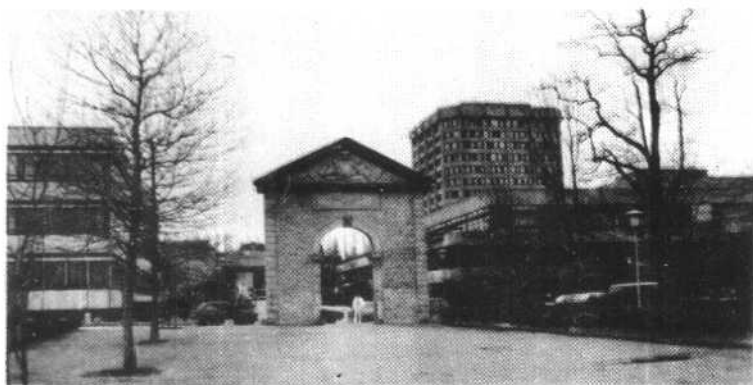
1820年的格廷根大学生

雅各布·格林在讲课时的写生



1890年时的温德街与王子街交叉路口，这里被称为“格廷根数学原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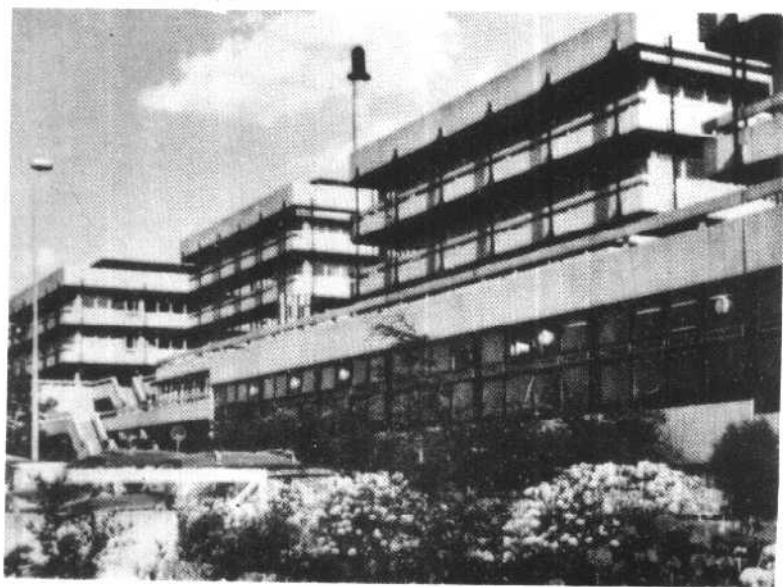
格廷根大学没有院墙，
但有一个象征性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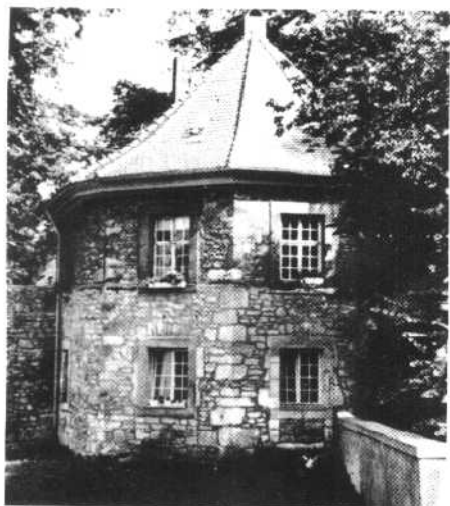


格廷根大学地学与化学
专业楼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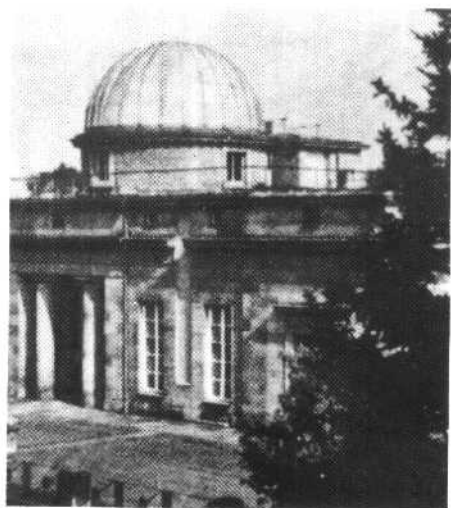


格廷根大学的实验室大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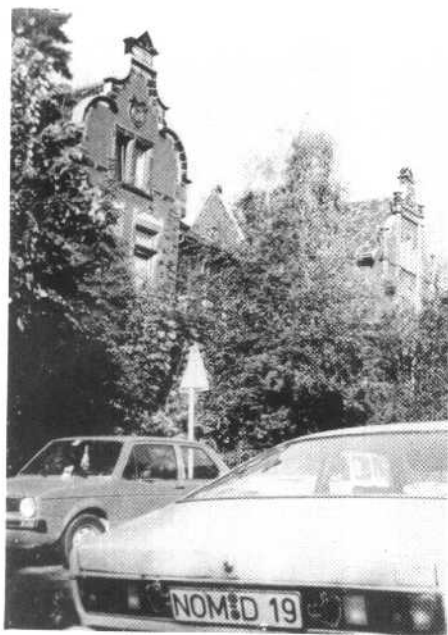




俾斯麦在格廷根求学时住过的小屋



高斯工作过的格廷根天文台



朱德在普朗克路的旧居



席勒草坪

《世界著名学府》丛书

出版旨趣

全球各国现有大学和学院近九千所^①，其中一些古老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乃至十世纪。一千年来的世界大学发展史，是一部教育创业史，又是一部教育交流史。交流与创造，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教育得以蒸蒸日上，世界得以日新又新。

从如此众多的各国高等学校中取精荟萃，出版《世界著名学府》丛书，正是为了开阔视野，扩大交流，促进我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套丛书选介世界著名学府六十所：有属于发达国家的，也有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自己的；有历久常新的传统名校，也有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有百科齐全的巨型大学，也有独树一帜的专科学院。选题不拘一格，但求既体现“世界”之广，又切合“著名学

① 据巴黎国际大学协会1985年第16版《世界大学一览》统计。

2555/13

府”之实。

丛书采取一书一校的撰述形式，力求全面、深入地介绍所选学府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在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特别是各校如何根据所属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为了适应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未来信息化社会的需要，在大学体制、院系设置、学科内容、教学手段、学校管理、校内外横向联系诸方面所作的种种改革、创新和探索，以期能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提供借鉴，并为促进中外互派留学研究人员、扩大学术交流和教育协作传播信息。

这套丛书注意实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举凡校园风光纪胜、学府大事珍闻、知名学者评介、中外留学史话，以及我国知名学者的留学日记、书简和回忆录等，亦在记述收录之列。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在这套丛书中各取所需，各得其趣。

参加本丛书撰述工作的，有我国的教育工作者、新老留学人员、驻外使馆官员、驻外记者，还有一些外籍华裔学者。国内外不少大学校长和知名人士热心为各书写序，或提供资料图片。这套丛书，不妨看做是中外学界人士在我国书林中共栽的一棵常青树。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1 科研自由与教学自由(代序)

N.坎普 G.基茨勒

11 自序

格廷根大学

13 哈茨山麓的人才摇篮

32 格廷根大学的建立和发展

格廷根大学的建立

第一个百年 (1734—1837)

——第一次繁荣到“七教授事件”

第二个百年 (1837—1933)

——第二次繁荣到卅旗笼罩上空

格廷根大学的复苏

76 今日格廷根大学

西德教育概况与格廷根大学在西德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格廷根大学的组织管理

今日格廷根教授群像

大学生

141 格廷根大学的国际交往

154 沉思与联想

立国与树人

集权与分权

觅食与喂养

保守与创新

问得巧与问得笨

文人相轻与文人相重

附录

175 西德各州人口与大学生人数

176 西德大学生的专业分布

177 西德高等学校1981年经费开支

科研自由与教学自由

(代序)

诺伯特·坎普

格哈德·基茨勒*

将近二百五十年来，格廷根大学一直保持着它对科学家和大学生的吸引力。这里教人“应该怎样思考”，而不是“应该思考什么”。——1770至1799年在格廷根任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同时又以写作讽刺小品和箴言著称的J.C.李希腾伯格(Lichtenberg)的这段名言，恰当地说明了这所大学到今天为止的整个历史。

格廷根大学是由1727—1760年间汉诺威的选帝侯、1714年起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 II, August)出资创建的，因而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位国王一生只视察过他在欧洲的诸侯领地十二次，兴建大学的事除了出钱以外，他都让他的德国臣属、在汉诺威管理领

* 诺伯特·坎普(Norbert Kamp)，格廷根大学历史教授、校长。格哈德·基茨勒(Gerhard Gizler)，格廷根大学新闻发布官。这篇代序原载1983年《格廷根剖面》一书。

地事务的咨议会去办；而站在第一线的就是他后来的首席部长、1734—1770年同时也是大学第一任董事长的明希豪森(Münchhausen, Gerlach Adolph von)。

明希豪森在创办大学上显示出了远见卓识，顺利招聘到不少人才。格廷根大学在他的努力下——当然也得助于教授们的声望，不久就使自己的声誉超越了德国国界，1780年已经吸引了比德国其他大学更多的学生。

最早考虑要在汉诺威公国创建一所新的大学是在1732年。从政治地理观点出发，建校地点最后选中了位于公国边缘地区的格廷根，因为这个城市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破坏之后还具备建校所必需的一些条件。指望得到一个每年十万塔勒(德国古银币名——译者注)的可靠的财源，乔治二世同意让这个当时还不为人注意的小城成为大学所在地。

乔治·奥古斯特大学的开学盛典是在1737年9月举行的，尽管三年以前已经开始上课。大学一开始就有神、法、医、哲四个学院，这样神学院第一次丧失了到那时为止它通常享有的优先权，而格廷根大学也就因此可以看作是第一所具有广泛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启蒙主义的“现代”大学。自由地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基础，是按照莱布尼兹思想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得到大量藏书捐赠的大学图书馆。

1737年神学院有三名教授，法学院有四名，医学院三名，哲学院六名，此外还有五名讲师和四名实验

课教员。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明希豪森的招聘工作卓有成效，医、哲、法三个学院发展很快。这个时期的教授中应该提到的有J.M. 格斯纳(Gesner)，古代语与考古学教授，他在格廷根创办了德国大学的第一个语言学专业；还应提到法律学家J. S. 皮特(Pütter)，他把许多学法律的大学生吸引到这里来。

尽管为自然科学成立一个独立学院还得等待相当长时间，在大学建立的最初几十年里，格廷根的自然研究者已经颇有成绩。其中突出的有数学教授T. 迈尔(Mayer)关于地磁的研究，还有从1736年到1753年在此教解剖学、医学和植物学的A. 哈勒(Haller, von)的多方面的成就。哈勒于1751年创建了大学植物园。在他退休回原籍瑞士以后，由他推荐来的J. G. 若德尔(Röderer)在格廷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带产房的妇科医院。

在C. G. 海纳(Heyne)的时代(他从1763到1812在此教古代语)，格廷根大学经历了它的第一个兴旺时期。虽然没有职务但却有广泛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到汉诺威内阁对大学事务的处置的海纳，在近45年时间里步明希豪森的后尘，为这所年轻大学争取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其中有历史学家施洛泽(A. L. Schlözer)。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物理学家李希腾伯格，经济学家贝克曼(J. Beckmann)，外科专家李希特(A. G. Richter)，化学家格美林(J. F. Gmelin)，当然还应提到民俗学奠基人和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J. F. Blumenbach)。

1773年神学院有179名学生,医学院67名,哲学院44名,法学院557名。到十八世纪末,学医的学生变得最多。在建校40年以后,格廷根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大学。

除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以外,有助于这所年轻大学迅速享有国际声誉的是法学院的国家法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科学的分支。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1813—1815)期间及战后,由于政治动乱,格廷根大学的发展曾短时期停滞甚至略有倒退,但幸运的是它还没象林特伦(Rinteln)和赫尔姆斯特德(Helmstedt)大学那样遭到关闭的厄运,因为拿破仑说过:“格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

1812年大学图书馆已经收有25万卷藏书。由于收藏广博、组织管理得当和有利用藏书的自由,使它得以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并深刻地影响到德国以及国外图书馆的发展。还在公共图书馆外地借阅办法实施以前很久,格廷根的藏书已经在提供欧洲学者们使用了。最早利用过格廷根藏书的人中有歌德、列辛和赫德尔。1833年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对格廷根大学图书馆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它不仅把人们在其他图书馆分散见到的最重要的著作搜集在一起,而且由于它的收藏包罗了所有专业、所有文献,所以可被看作是一个全欧性的机构。它的声名远播四方,同时也就从各地得到捐赠。它的藏书不仅供本地的教授使用,而且也供更多的欧洲学者、当然

首先是德语国家的学者使用；他们或者来访，或者要求提供有价值的图书信息……”

在政治形势平稳下来以后不久，格廷根大学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兴旺时期。它成为一个印度日耳曼语系各种语言的研究中心。格林兄弟(Grimm, Jacob 和 Wilhelm)把德语研究推向第一个高潮。在这里授课的还有F.C.达尔曼(Dahlmann, 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和G.G.热维纽斯(Gervinus, 文学史家和政治家)，当然还有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高斯(Gauss, C.F)，他的工作为格廷根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所领导的天文台成为大学的第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

这一时期发展特别迅速的是医学院：眼科成了一个独立的专业，附属医院扩充了，实施了医学的国家考试，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兽医研究所(1816)。从医学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学科、专业的领域是如何开拓、如何分化的，——而这在以后150年里是越来越快了。

在威廉四世(1765—1837,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国王，从1830年起也是汉诺威选帝侯)捐建的礼堂里，庆祝了格廷根大学的一百周年校庆。这年晚些时候，格廷根的教授们对新的汉诺威统治者(恩斯特·奥古斯特, Ernst August, 1837—1851)废除基本法的做法表示抗议。“格廷根七教授”(达尔曼、格林兄弟、热维纽斯、韦伯[Weber, W]、埃瓦德[Ewald, H]和阿布列希特[Albrecht, E])的被解职和驱逐，对大学来说是

一个沉重的损失，精神上的创伤和科学首创性所受到的影响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

随后几年里学生人数迅速下降，1849年只有582人，达到最低点。1848—1849年革命以后，科学研究和教学重新走上上坡路。这时G.怀茨(Waitz)教历史，E.库尔提斯(Curtius)教考古，E.贝提(Bertheau)教东方学，F.维勒(Wöhler)教化学。在格廷根，楔形文字和梵文的研究很受重视，地震研究也是这样。农业讲座的设立为后来建立农学院打下了良好基础。医学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汉诺威公国被普鲁士吞并(1866)以后，格廷根成了为数众多的普鲁士大学之一。这使得格廷根的资金比以前更为充裕了。由于F.阿尔特霍夫(Althoff, 1839—1909, 普鲁士政治家，主要致力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译者注)，普鲁士的科学政策有了新的着重点；在有远见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为建立新的科研机构开辟了道路。

由于F.克莱因(Klein)和D.希尔伯特(Hilbert)，格廷根成了世界上一个数学中心。从1910年化学家O.瓦拉赫(Wallach)开始，格廷根出现了一系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M.劳厄(Laue, von, 1914年物理奖)，M.普朗克(Planck, 1918年物理奖)，W.能斯特(Nernst, 1920年化学奖)，J.弗兰克(Franck, 1925年物理奖)，R.齐格蒙第(Zsigmondy, 1925年化学奖)，A.温道斯(Windaus, 1928年化学奖)，W.海森堡(Heisenberg,